

端纳传

名人传记丛书

厄尔·艾伯特·泽勒著

徐慰曾等译 符家钦校

William -
Henry - Donald

名人传记丛书

端纳传

厄尔·艾伯特·泽勒 著

徐慰曾等 译 符家钦 校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110号

DONALD OF CHINA

by

Earl Albert Selle

根据哈卜斯兄弟公司1948年版译出

译者：徐慰曾 王福时 张敦颐

符德新 王 辛

校订：符家钦

索引：钱振鹏

端 纳 传

厄尔·艾伯特·泽勒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插页5张 283,000字

1993年2月第一版 1993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780-2/G·655 定价：8.20元

序

张 魁 堂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清王朝的严关。外国人陆续涌进这块东方乐土，其中虽有工商业者、学者，但更多的却是外交官员、武装的官兵、巡警、侵略者的马前卒和有着各色头衔的冒险家。他们趾高气扬，大多以征服者自居，这自然引起我国人民的憎恶，对欧美人一律贬之为洋鬼子。但是，洋鬼子中也不乏正直人士，他们同情我国不幸的遭遇，期望这古老的民族复兴，甚至投身到我们民主革命的洪流中来，端纳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远不如白求恩、斯诺、史沫特莱等人那样知名，但却在我国民主革命刚兴起的时候便来到中国，参加了革命活动。

威廉·亨利·端纳是英国人，1875年生于澳大利亚的商人家中，父亲任过市长和州议员，但要求子女严格。他当过排字工，1901年才入新闻界。端纳认为我国人民累遭不幸，但这古老的民族总有苏醒的一天，他希望了解中国。1903年，他接受了香港《德臣西报》的聘请，任副主笔。他到香港不久，就访问广州，结识了两广总督张人骏，并成为他不取报酬的顾问。

端纳逐渐了解我国情况，对中国友好的感情与日俱增。他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于1908年在香港接触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党人。革命党人从他发表的文章知道他主持公道，也欢迎他。端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先后结识了胡汉民、宋耀如等人。

武昌起义时，上海的革命党人匆忙地在伍廷芳公馆成立总部，推伍为外长，实为临时负责人。已在上海的端纳日以继夜地帮伍工作，促进各省反清独立，筹建共和政府，与英国驻华使节联络，希望取得支持。他还督促革命军攻打沿江最大的清廷堡垒南京，并亲临前线。12月，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端纳和他初次见面。随即，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应他的要求起草共和政府的第一个宣言，这实际是中华民国的政治纲领。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主管铁道工作。1921年，端纳任《论坛报》北京分社社长，与孙中山保持联系，还陪孙巡视北方各省铁路。孙中山后来把办公室设在上海，端纳兼任上海《远东评论》月刊的主笔，每月去上海一次。

端纳盼望中国统一。他认为袁世凯思想保守，但佩服他的办事能力，多次向袁建议多用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治理国家，但都被袁拒绝。

端纳早年受友人的影响，憎恨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经常注意日本动向。1904年1月，他根据自己搜集的情报，预言日俄战争将爆发。2月6日，日俄战争爆发。他曾发动广州商民以抵制日货办法，帮助张人骏摆脱日本人的巨额讹诈。1915年初，日本向我国提出亡我的二十一条，两国政府对此极端保密，日本更否认有此事。端纳探清了二十一条的内容并在报刊上揭露。日本对他恨之人骨。1920年，端纳发现《远东评论》的发行人亲日，愤而辞职。

1915年冬，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在端纳的帮助下逃离了北京，去云南宣布起义。

第一世界大战时，端纳多方面努力，促使由黎元洪主持的北京政府宣布与德国绝交，继而参加协约国，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日后我国得以收回德国占领的胶州湾及胶济路权益的依据。

1920年，端纳接受北京政府的聘请，建立了经济情报局并任局长。他深信中国的出路在于经济现代化，但我国的经济资料与统计数据却极端缺乏，终他任内，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但当时军阀混战，国内经济建设是微不足道的。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平接收京、津，要将经济情报局改为宣传机构，端纳愤而辞职。经张学良的日文秘书王家桢介绍，他任张学良的顾问。张学良主政东北，励精图治。端纳认为鸦片将损害张的健康和事业，劝他戒烟。张学良接受了劝告，但为庸医所误，结果是吗啡代替了大烟，陷得更深。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发动了倒蒋的中原大战。端纳劝张学良助蒋反对保守的阎、冯，然后促使蒋介石实行开明的政治，实现中国的统一。张学良最后支持了蒋介石，加速阎、冯的失败。

1933年，热河失守。张学良再次代蒋受过，被迫下野游欧，端纳随行。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蒋介石从张学良处把端纳请去，其地位在“宾友之间”。端纳认为蒋介石是可以统一中国的。西安事变爆发，端纳即赴西安，沟通南京与西安之间关系，并力劝蒋介石接受张、杨的八项政治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此，蒋介石授予他最高等级的宝石勋章。

1940年，由于蒋介石不同意端纳的反德立场，他离开重庆去香港，后去南太平洋休养。珍珠港事变发生，他正在夏威夷回香港的途中，香港失陷，航轮被迫停留在马尼拉。不久，日军占领菲律

宾，他被关进集中营，幸而日本人没有认出他。1945年盟军在马尼拉登陆，他获得自由，赴美。实际上，他的肺病严重，1946年春一叶肺已败坏，宋美龄接他到上海养病，11月病逝上海。

端纳是个民主主义者。自1905年即参与了反日和我国的民主革命活动，直到1940年，占了他的半生。其间，他与英国驻华使节有联系，并接受某些任务，但综观他在我国近40年的活动，始终致力于我国的统一、民主和富强，而且坚决反日，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正义和公道并不一定受国界的限制。端纳传的作者题名：《中国的端纳》，是颇有道理的。但端纳毕竟是个旧民主主义者，他希望中国走英美的富强道路，而这是不可能的。他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当时的工人、学生运动是持否定态度的。

端纳因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闻名，他和张学良又共事过六、七年。因此全国政协在编纂西安事变史时，曾请专家翻译了该传中的两章。实际上，自晚清至民国端纳一直参与我国上层的政治活动，从他的传记中也可以了解我国这段历史的许多情况。符家钦、王福时两先生组织了此传的翻译，可以使广大读者得以观其全貌。符先生是老翻译家，由他负责校订，译文信达，会让读者省些力气。

目 录

序	张魁堂
第一章	浮海东来 (1)
第二章	日俄海战 “目击” 记 (20)
第三章	痛斥官僚习气 (33)
第四章	清廷动荡不安 (43)
第五章	贝纳特赏识端纳 (55)
第六章	辛亥革命 (68)
第七章	紫金山侦察记 (81)
第八章	光复南京 (93)
第九章	代民国起草宣言 (106)
第十章	参与创建民国 (116)
第十一章	督办全国铁路 (135)
第十二章	看透日本野心 (149)
第十三章	揭露日本二十一条 (154)
第十四章	帝制昙花梦 (172)
第十五章	石油谈判周折多 (187)
第十六章	促成中国参战 (202)

第十七章	为中国争得海关收入·····	(215)
第十八章	军阀混战年代·····	(228)
第十九章	全国统一·····	(243)
第二十章	结识少帅·····	(257)
第二十一章	铸造英雄·····	(273)
第二十二章	为振兴经济献策·····	(290)
第二十三章	调停西安事变·····	(319)
第二十四章	宣传抗战·····	(338)
第二十五章	归去来兮·····	(350)
附 录：评《中国的端纳》	·····	(370)
本书人名索引	·····	(373)
译后记	·····	(387)

第一章

浮海东来

坐轿的是人，抬轿的也是人

香港傲然屹立在右边，左边是中国大陆的一条小胳膊——九龙，它在距香港岛半英里之外，颓然躺着。

汽船栏杆前站着一位年轻小伙子，他身材结实，容光焕发的脸上有一对机警的蓝眼睛，高鼻梁，下巴显得桀骜不驯。此人就是新近才崭露头角的澳洲记者威廉·亨利·端纳。

船快靠岸时，端纳在想：管它东南西北，这里毕竟是英国的领土。

站在他左边的那个人说：“现在这地方看起来顺眼多了。我们在60年前打过鸦片战争，才把英国国旗插到这里来，过了10多年，我们又伸手从中国穷人手里要到九龙那片地。我们来到香港时，”他指着一片满坡绿树的山坡说，“当时还是一片童山濯濯。”

他接着说，荒坡上只有堆堆卵石，丛丛野草，这里原是海盗老巢。在我们到来之前，香港的血腥历史就只有杀人越货。

站在端纳右边的那人说到这里，清清喉咙，啐了一口痰。

两人站在船头上也能看清，道路在砂土山峦间蜿蜒盘旋。而在香港九龙的沿海一带，码头上则是一片忙乱景象：各式轮船纷纷开航，舢板驳船蜂拥挤塞，像大群飞鸟在停泊的船只当中见缝就钻。

“说起香港，”站在端纳左边的那人说，“它是英国企业的一座纪念碑。是英国殖民政府构想的体现。而对被压迫人民来说，则是个庇护所。”

“是吗？”端纳问道，“那中国又在哪里呢？”

站在左边的那人比划着九龙的方向。

“那就是中国？”端纳冷冰冰地问，“中国人把你下油锅？”

“把你下油锅？中国人不用把你下油锅；他们干脆剥掉你的皮。”

“你说的这种事我在哪里能找到？”

“哼，哪里都能找到。”那个人用手臂轻快地划了一个大圈。

站在右手的那人使劲磕磕烟斗的烟灰。

他们面前已出现香港那座高峰，峰顶插入海拔一千八百英尺的雾色之中。下面是域多利城，住宅建筑构成一层层梯队，星罗棋布在一座座平台上，显得错落有致。

站在左手的那人说：“香港有个传统，也可说是声望，即住的地势越高，住宅就越豪华，人的素质越高，社会地位自然也高。当然，这些住户中并没有中国人。”

“那么，”端纳问，“住在最上一层的又是什么人呢？”

站在右手的那个人这才第一次开口说：“我想是上帝。”那

人说罢便走开了。

轮船在九龙停泊，端纳乘轮渡到达香港。他在冰街码头登岸，然后走进这个神秘的、令人目眩神迷的世界。这时一阵臭气迎面扑来。臭气来自那些大汗淋漓、干活叽叽喳喳的码头苦力，来自那些浸满尿渍的基桩，来自舢板上陈腐食物和花生油发出的气味，来自狭窄街道陋巷中贫民的邈邈酸腐气。

在这五花八门的大街上，端纳穿的那身黑上衣、投球手便帽虽极不协调，居然也显得并不突出。他稍稍停下来，清理头脑中纷至沓来的重重思绪，然后向前走去，躲开了轿夫、洋车夫的洪流。

他面前展现出各种面孔：有的信心十足，有的傲慢异常；有的惊惶失措，有的龇牙咧嘴，油嘴滑舌；有的疲惫不堪，有的毫无表情。端纳在一座花岗石拱门大厦前停下来。太阳普照众生。其中有朝鲜人、日本人、葡萄牙人、印度祆教徒、印度教徒、马来亚人，他们混杂在大量的华人里面，到处看得见英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军服。还有印度骑兵或者苏格兰的褶边制服。其它欧洲人呢，管他白种与否，似乎都显得随遇而安。

端纳走到一个岔路口，向戴白帽的锡克族警察打听“花市街怎么走？”身材魁梧满面长须的警察按了按他的缠头巾绶带，毕恭毕敬地指着说：“大人，花市街就在那边。”

端纳找到花市街街口，就沿着五彩缤纷的花丛向上攀登。街上随处有花市。他爬到一座大楼前才停下来，大厦门口处钉了一块久经风雨的牌匾：《德臣西报》（China Mail），它挂在一座正在下沉的大楼上。整个大楼建在一个斜坡上面，大厦的阳台俯瞰着大街，栏杆的油漆已经剥落。端纳走上楼，径直走进编辑部。

一位矮胖汉子从大椅子上站起来，招呼说：“你找编辑？就是在下。我叫里德。你大概是端纳先生？欢迎你到来。那边是你的写字台。”他指着一张堆满报纸的写字台，台上报纸已经发黄，满是尘土。

端纳走过去，再转身打量着那位装腔作势、令人莫测高深的矮个子。

“你怎么想到要请我来的？”他问道。

里德这时已爬上他那张高大的椅子。他说话时眼睛老盯着街上，很少看端纳。“那是沃森。他在这里时，我说过，为我物色这样一个人：此人要懂印刷，会采访，最要紧的是不喝酒。最好此人是个多面手。四个星期后他发来电报说，他找到了这么一个人。此人就是你，端纳先生。”

端纳感到吃惊，觉得很有意思。沃森？他记得此人。他是英国人，长相古怪，满脸风尘的样子。前年圣诞节，他曾来悉尼《每日镜报》编辑部，请求一笔贷款。当时端纳是《镜报》副主笔。沃森说，他是日本神户《纪事报》记者，正取道香港、澳洲、南非回英国。端纳请他去吃便餐时，才惊奇地发现沃森只要了一杯茶。因为沃森早听说过，端纳也喜欢喝茶。实际上，27岁的端纳从来滴酒不沾。端纳记得，沃森当时一直盯着他，好像要把什么事记上他的心头似的。

两人喝茶当中，端纳一直向他请教日本的各种知识。沃森花了整整一个钟头对他讲起日本政治上如何翻云覆雨，动荡不安。讲到日本的所谓文化，以及日本人思想如何简单而又无边无际。端纳虽是个耐心不大的人，但他认为沃森在日本多年，说起日本的问题来当然有权威性，并无恶意。沃森指出，他认为日本人是狡猾阴险、虚伪透顶的民族。

“千万别相信他们！”沃森警告说，“他们说的每句话，你都得怀疑。要老盯着他们。”

端纳从此对日本越来越感到厌恶，这种心情他此后一直没有改变过。

端纳又问：“那么，中国人又怎么样呢？”

“哎，”沃森回答说，“事实是，中国人也是一团糟。中国有很多人花很大功夫寻求智慧，却从来不想运用学来的智慧。他们把一碗汤泼在地上，却从不擦掉它。他们积习难改，像要吃自己儿子的妈妈。他们在巨大财富与污泥浊水中翻滚，追逐浮华。这个民族被虫蛀伤，像大厦倾圮后的一片废墟。他们正摇摇欲坠，或者被别人推翻。”

说到这时，沃森迟疑了一阵。最后说：“然而那里有的是力量。像沉睡地下的火山。表面虽然麻木不仁，它的前途却无限量，令人莫测高深，有一副慷慨激昂的气概。”

两人在喝了点冷饮后，沃森又说：“中国需要有人给它施加点压力。得有人去掌握它，板着面孔教训它，让它懂得哪边是上风，哪边是下风。”

他又应端纳邀请回到《每日电讯报》来。沃森写了一篇报道，端纳将它标题为《太平洋上的霸权》，文中指出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野心，它要在这里建立军事强权。文章写完时出纳员已经下班，端纳身上只有17个先令，把钱都付与沃森。这位英国人走后，端纳再也未见过他。只是他的文章在39年后，完全证实了日本争霸太平洋的设想。

两个星期后，端纳又在墨尔本《巨人报》找到政论家的职位，薪水也高些。这时，他已在《每日电讯报》干了两年。在沃森到来前不久刚刚升为副主笔。按照一般升级惯例，他可能要再

干20年才能升任主笔。所以端纳欣然接受了《巨人报》的差事。但他在这里只干了两星期，便接到香港来的电报，邀他去香港最大的午报《德臣西报》任副主笔，并允诺最后升主笔。电文最后提到：

请到墨尔本中国航运公司领取船票和旅费

端纳整天揣着这电报思量，好久才去公司联系。他曾对公司职员说：“也许这是场骗局。”

公司中人对他说，这不是骗局，并问他何时可以动身。端纳说他会及时通知的，于是便回到报馆来。快到报馆时他犹疑了一阵，再走下柯林斯街，最后走进报馆的主编室。

“我要到中国去。”他等待对方答话。

主笔抬头望着他。他们虽然相处不几天，但也深知端纳的为人。有一点很突出：他谈吐直率，不讲废话。有时话说得单刀直入，不留情面。主笔看见端纳也在冷静地注视着他，便回答说：

“有点太突然吧，端纳先生？老实说，你的事业刚开头，你走了我非常失望。我希望你在这里会大有作为的。再说，你对中国了解吗？”

端纳微微一笑。问题提得不对头。除了沃森对他讲的一席话外，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但难道一个人非得懂得了答案才去办事？问题，管它是哪一类问题，总是倒过来进行的。你从某处出发，再求得答案。

他说：“我要去中国。我要到中国去找到问题的答案。”

那天晚上，悉尼《每日电讯报》驻墨尔本记者、也是端纳的密友，跟端纳一起在大街上踟蹰了整整一小时，劝他别到中国去。

“瞧，”朋友申辩说，“你已经进了这家报馆了，要知道这

家老牌报纸在澳洲是记者的圣地。你梦寐以求的地方。你已经找到了好机会，老朋友，距离会使你把烤焦的草也看成绿茵。总之，你到中国，等于下油锅。”

“哼，”端纳说，“正是为了这个我才想去的。”

1903年5月，他从墨尔本起航，尽管朋友一再劝阻，端纳还是走了。

里德转身去编他手头的稿子。他说：“别跟这种古怪人打交道，自顾自吧，发稿时间到了。这是刚收到的伦敦电讯。请过目，作个标题，端纳先生。”在端纳接过电稿之前，里德早就干他自己的活去了。

端纳回到自己的写字台，不料电报纸头滑落到地板上。他正要弯腰去拾起来，里德慌忙说：“端纳先生，你不用拾它！”他拍了拍手掌，大叫一声：“伙计！”

这位“伙计”已是银发过耳，拖着辫子。他把电报拾起来交给端纳，恭恭敬敬说：“这是电报，老板。”

端纳若有所思地走回自己的写字台。

《德臣西报》的发行人乔治·贝思刚好走进房间，看到了这一经过。他迳直走到端纳跟前说：“你刚来，对这里一切生疏，不过很快你就会懂得这里的门道。在这种热带地方，生活的金科玉律是：少费力气。你但能骑车就不走路，也许你不会相信这一点，端纳先生，可我在这里已经10年，我从没有走动过一步。我认为坐轿子虽有些颠簸，但坐起来惬意。”

端纳原是个印刷工人，后来才当记者，他在他父亲的报馆里学会了排字。他父亲是澳洲一家有名的建筑承包商的大股东，出身苏格兰工程师之家，性格非常严峻，总想让自己的儿子学会做买卖，说不能让我家儿子无所作为。出身于这种家庭，作为精力

充沛的澳洲人，端纳面前展开的世界自然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个享有特权的世界，可说是既深谋远虑，而又漫不经心。另一个世界则是：英国、美国或法国的军舰可以不用什么借口便可开到中国内河或沿海城市去威胁一番。这个世界实行的是权宜外交，炮塔指到哪里，就能让对方匆匆忙忙签下条约，取得商业优惠。整个19世纪，西方列强在贸易和领土扩张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现代亚洲响起的第一阵炮火是由鸦片点燃的。荷兰和葡萄牙在鸦片贸易上抢先了一步，美国后来才跟上。最后，英国因为它在印度大量生产鸦片而几乎独霸了市场。1842年和1856年的两次战争使鸦片大量拥进中国，最后取得了香港九龙，还得到大量赔款。1842年的鸦片战争还为美国、英国和其它欧洲列强在中国取得治外法权。从此以后，中国由于经济衰弱、政治上缺乏自信，不得不处于列强炮舰外交的控制之下。

还有些国家采用别的办法，从古老孱弱的中国取得各种优惠特权，在这方面日本可算最精于此道。统治中国的腐败昏庸的王公大臣，只要有一笔可观的贿赂，就能从他们手中取得随心所欲的让步。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就是中国外交上的对手，鸦片战争不过使它取得更大的商业利益和政治特权而已，当中国败北使列强攫取了中国海关大权时，英国更在这方面取得了优势。条约规定由英国经管中国海关，能任用税务官员，它比其它列强显然走先一步。加上英国商品质量优良，又使它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处处领先。到20世纪初期，全世界都已注意到，英国在中国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是首屈一指。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则还处于蒙昧状态。中国人到底来自何方，一直是一个谜。可以把中国